

移居北方的时期

李庆春·罗书敏著



当代外国文学

34497

211

移居北方的时期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著

李占经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الطيب صالح موسم الهجرة الى الشمال

الطبعة الثانية ١٩٦٩
دار العودة - بيروت 版译出

封面设计：于 绍 文

移居北方的时期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8}$ 插页 2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书号 10208·147

定价 0.45 元

先生们，在长期离别了我的亲人之后，更确切地说，阔别七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他们中间来了。这七年，我在欧洲求学。在那里我学有所长，但也不能说造诣精深。这些都毋须赘言。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坐落在尼罗河河湾处的那个小村庄和亲人总是怀着强烈的眷恋之情。七年中，我时时怀念他们，梦里也和他们在一起。此时此刻，我回到了家乡，乡亲们簇拥着我，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的时刻啊！他们非常喜爱我，把我团团围住，不住地拥抱，亲吻，问长问短，我的心一下子变得热乎乎的，好象一块冰融化了，又好象一个冻得瑟缩发抖的人骤然间得到了温暖的阳光。我在那“冻死鲸鱼”的国度里，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温暖。如今我又听到、看到了在异乡日夜怀念的亲人们的声音笑貌。虽然我们乍一见面总觉得象还隔着一层迷雾，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迷雾散了，我躺在我睡惯了的床上，眼前屋子的四壁勾起我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我听到了屋外飒飒作响的风声，这风声我是多么熟悉呀。在我们的家乡，微风掠过枣椰树，掠过麦田，犹如有人在欣喜地窃窃私语。我又听到了斑鸠咕咕的叫声。我站在窗前，注视着挺立在院中的那棵枣椰树，它使我感到生活仍然是美好的。我端详

DQ24/22

着它那坚强、挺拔的躯干，它那低垂的青翠欲滴的叶子和扎入地下的根系。由此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并非是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也象那棵枣椰树一样，是一个根深蒂固、具有生活目的的生物。

母亲送茶水来了，父亲做完祷告也来了。我的妹妹和两个兄弟也都走了进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自从我降生人世，我们就天天如此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确，生活仍然是美好的，世界依然如故。

突然，我想起了在欢迎我的人群中，有一张陌生的面孔，那个人中等身材，五十岁左右，头发浓密而斑白，髭须比当地人稍短，下巴没有蓄胡，看上去器宇非凡。我问他们那个人是谁。

父亲说：“那是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是什么人？是从海外回来的本地人吗？”

父亲告诉我他不是本地人，是五年前才迁到这儿来的。来了以后，置了一块地，盖了一所房子，同迈哈穆德的女儿结了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许多人都还不了解他呢。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可我记得，在我回来的那天，穆斯塔法一言不发，而男女老少却七嘴八舌地向我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一大堆问题。他们问有关欧洲的事情：那里的人和我们一样不一样？人们在冬天都干些什么？他们是不是象道听途说的那样，女人不戴面纱，公开和男人跳舞？万德里斯还问我，“听说他们不婚

婚，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厮混，是真的吗？”诸如此类，我都就我所知作了回答。当然，我也问了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我对他们说，欧洲人和我们大同小异，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进行婚丧嫁娶，养儿育女，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都是些好人。

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麦哈鸠布问：“他们也有种田的吗？”

我对他说：“当然有啰，什么人都有，有工人、农民、医生，也有教师，和我们完全一样。”还有一些话，我还想对他说，比如：“象我们一样，出生、死亡，在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他们有许多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他们害怕不可知的未来。他们寻求友爱，希望夫妻和睦，子女幸福、安宁。他们之中有强有弱，强的太强，弱的太弱……，然而差别正在缩小，大部分贫弱者不再贫弱了。”但是这些话，我都没对麦哈鸠布说，其实还不如对他说了的好，他是个聪明人，而我那天有点目空一切，生怕他不明白。

彬特·麦吉祖布笑着说道：“我们还怕你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又懒又笨的女基督徒呢！”

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只有穆斯塔法没有开口，他一直在静静地听着，偶尔微微一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微笑很含蓄，就好象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似的。

打这以后，我开始接触村子里的各种人和事，也就把穆斯塔法忘记了。那些日子，我仿佛是一个孩子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蛋一样，感到新鲜。母亲成了我的情

报员，她告诉我，某人死了，你应该去吊唁；某人结婚，你应该去贺喜。我就这样到处去应酬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天，我来到尼罗河畔的一棵阿拉伯橡胶树下，这是我所眷恋的地方。我在这棵树下，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啊！我往河里扔石头，一圈圈的涟漪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那朦胧的未来。我聆听那河岸上扬水车咯咯吱吱的响声和田地里人们的欢笑，牛哞哞的吼叫，驴子咳咳的低鸣。汽船从我面前来来往往，也使我非常高兴。今天，我又坐在这棵树下，看到家乡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扬水车不见了，尼罗河畔装上了水泵，每一台水泵都抵得上一百架扬水车。我发现这边的河岸在河水的冲击下，一年年在后退，而对岸则相反，河水退却，河岸向前延伸了。河床有的地方变窄，有的地方变宽了。于是我的头脑里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我联想到，这就是生活，它一只手赐予，另一只手却在索取。这或许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才能逐步加深理解的吧！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哲理现在我总算有所理解了，当然也仅是一种理解而已。因为我的身心还健康，我的精神还愉快，我要索取我生活的权利，我也要慷慨地赐予。我要把我心中满怀的爱喷射出来，让它开花结果。有许多理想要实现，有许多果实要采摘，有许多书籍要阅读。我将以锐利的笔锋，写下鲜明的词句，来填写那生平日志的篇章。我注视着尼罗河，河水开始变得浑浊——一定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又下了大雨。我注视着农民，他们有的在扶犁耕地，有的在弯腰除草。广阔的田野映入了我的眼帘，这田野就象一只巨

掌，伸向沙漠地区。沙漠的边缘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房舍。我听到了鸟鸣犬吠，听到了劈柴声，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了一种安居乐业之感。我感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正在成长，就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不，我不是那被抛进水中的石头，而是一颗被播在地下的种子。”我去找我的祖父哈只·艾哈麦德，要他讲一讲四、五十年前，不，八十年前的生活情景。它曾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我爱我的祖父，他吸引着我，这也许就是我们祖孙二人情投意合的原因之一吧！他喜欢讲故事，那些故事使我从小就爱想入非非。因此每当我外出时，总是怕他离开人世。我思念亲人，尤其思念我的祖父。我回到家里，当他坐在我床边时，我告诉他我的这种担心，他笑着对我说：“还在我年轻的时候，算命先生就对我说，如果我能活过先知^①的年龄——六十岁——那我就能活到一百岁。”如果照这样算法，那么他还有十二年左右的寿限哩。

有一天，祖父给我讲了一个暴君的故事。在土耳其时代，他曾统治过这个地方。不知是什么原因，穆斯塔法在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我又想起了他，于是我便向祖父问及关于他的事情。祖父不但对家乡每个人的根底都了如指掌，而且对从南到北，从尼罗河上游到下游的许多人的底细也都清清楚楚。然而关于穆斯塔法，他却摇摇头说他只知道穆斯塔法是从喀土穆那边来的，来到这里已经五年了。他

① 这里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他活了六十三岁。

置了一块地，这块地的继承人都已失散，只剩下一个女人，穆斯塔法出高价，诱使这个女人把地卖给了他。四年前，迈哈穆德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了。我问祖父：“他的哪个女儿？”他说：“我想是哈萨娜吧！”祖父摇着头又说：“那个部落，对于他们的姑娘和谁结婚，是不在乎的。”可是祖父马上又自我辩解似地说：“穆斯塔法自从到这里落户以来，没有任何使人感到讨厌的举止。每逢礼拜五，他都按时到礼拜寺做聚礼。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他都抢先慷慨解囊，大力资助，自己还亲自去帮忙。”

* * *

过了两天，正当午睡的时候，母亲、妹妹在院子那头和一些妇女叽叽格格地说笑，父亲在睡觉，两个兄弟有事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幽静地坐在屋子里看书。我听到门外有人咳嗽了一声，连忙站起身来。来客是穆斯塔法，他抱着一个大西瓜，提着一篮子柑桔走了进来。可能他察觉到了我的惊异表情，于是连忙说：“但愿我没打搅你睡觉。我给你送来些自己种的瓜果，请你尝尝鲜吧！我想借此和你认识认识，不过中午不是拜访的时间，这得请你原谅。”

他对我很有礼貌。其实，我们这里的人并不讲究那些客套，有什么事都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他们来访，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从不表示什么歉意。我对他也以礼相待，敬上了一杯茶。

他沉默不语。我仔细打量着他的面孔，发现他的确是个美男子，宽宽的额头，两眼上面挂着两道新月般的眉毛，

眉宇开阔，头发浓密蓬松，头颈和双肩显得都很匀称。高高的鼻梁，鼻孔里长满了绒毛。谈话间，当他抬起头来，我看见他面部有一种既温顺又严峻的奇特表情。他的双唇细腻，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使他的面庞显得更加清秀。他说话慢条斯理，但声音清晰有力。当他沉默时，面孔是严肃的。当他说笑时，却又变得温情脉脉。我看到他那双手粗壮有力，青筋暴起，而手指却是修长的。如果你从他的臂膀一直打量到他的手指，你就会突然产生一种从山巅滑向山谷的感觉。

我猜测着他会讲些什么。要不是有事，大热的天，他是不会来找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想，也可能只是出于一片好心，并无其他考虑。我的揣度被他的话打断了。他说：“可能你是我从前在这个地方唯一没能有幸结识的人。”在我们家乡，要是有人和谁怄气，他立即就会破口大骂：“你这个狗崽子！”独有这个穆斯塔法与众不同，总是那样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

“我从你亲友那里，听到过关于你的许多事情。”——这并不奇怪，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

“听说你获得了一张学位很高的文凭，到底是什么学位？是博士学位吗？”今天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估计这个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对于我所取得的成就已早有所闻了。

“久闻你自幼才气横溢。”

“哪里！哪里！”我这样敷衍着。其实，我应该对他说，我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一向春风得意。

“博士，这是一个崇高的学位啊！”

“那算不了什么。”我故作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对一位不出名的英国诗人的生平进行了三年深入的研究罢了。”但他满脸堆笑地说出下面一段话以后，我生气了。我毫不掩饰地对你们说，我生气了。他讲：“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不需要诗歌的。如果你学农业科学、工程学或医学，那就好了。”你瞧！他怎么能说“我们”呢！他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把我包括进去。谁不知道，这里是我的故乡，外乡人是他，而不是我。

然而，他对我莞尔一笑，这时我看到他的表情多么温柔，毫不严厉。他的两眼多么诱人，象女人的秋波一样。他说：“我们庄稼人，考虑的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事情。而科学，不管怎么说，对提高祖国的地位是需要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顿时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起涌进了我的脑中：他来自何方？为什么要在这个偏远乡村落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我没敢贸然发问。然而，他把我从迷惘中解脱了出来，他说：“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容易，也很宽裕，人也很好，我和他们相处都很和睦。”

我对他说：“他们都夸你好。我祖父说，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他笑了，可能是想起了和我祖父的相会了吧。他对我这番话似乎很满意。于是接着说：“你祖父，那真是老当

益壮的侠士，真是个侠士，都九十岁了，腰不弯，眼不花，满口好牙！偌大年纪还骑驴，动作还那么敏捷、轻巧。天蒙蒙亮就去礼拜寺啦，天天如此。嘿，那可真是个稀世老丈啊！”他说的都是实话。怎么不是呢？我祖父确实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生怕他在我还未了解到他任何情况之前就溜走——好奇心使我再也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了——于是我便不假思索地脱口问道：

“听说你是从喀土穆来的，是吗？”

他感到有些突然，似乎皱了皱眉头，但他迅速而又机敏地恢复了常态，故作微笑地对我说：“实际上是喀土穆郊区，离喀土穆很近。”

他缄默了一阵，好象是在琢磨，是闭口不再谈下去了呢，还是再说些什么。这时，我看到他的双眼刹那间变得那么使人销魂，如同我们初次见面时的那个模样。

他觑着我说：

“我原来在喀土穆经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决意弃商务农。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向往在这样的地区定居。我登上了轮船，但哪里是我的目的地呢，我不知道。船在这个地方抛了锚，我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很清幽，于是我灵机一动就打定了主意：就在这里吧！这样，我就定居了下来。正如你现在所见到的一样。我没有选错地方，也没有看错这里的人。”说完，他站起身来，说他要下地干活去了，并请我两天后到他家去共进晚餐。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彬彬有礼地

向我告辞，这时他的眼睛更显得诡谲了，他说：

“你祖父了解秘密。”

我立即追问道：“什么秘密？”他会有秘密！然而，他向左稍微歪头，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已经走远了。

*

*

*

两天后，我到他家去吃晚饭，发现麦哈鸠布、村长、商人赛义德和我父亲都在。我们一起进餐，穆斯塔法没有谈及任何引人注意的事情。和往常一样，他听得多，说得少。席间，当谈话停下来，或谈话与我无关时，我就左顾右盼，仿佛能从房间里，从房间的墙壁上找到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似的。他的房子一般，不算最好，但也不比这一带殷实人家的房子差。和一般住房一样，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人专用的，另一部分兼有“客厅”，专供男人使用。客厅的右边有一间长方形的红砖房，窗子是绿色的，屋顶也一如普通农舍，不是平顶，而是呈牛脊形。

饭后，我和麦哈鸠布先走了，其他人仍留在那里。在路上，我向麦哈鸠布打听穆斯塔法的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新的情况，但是他说：“穆斯塔法是一个神秘人物。”

我在家乡已经度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我真是如鱼得水。我几次碰到过穆斯塔法。有一天，我应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麦哈鸠布的邀请，参加了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麦哈鸠布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是总角之交。我进去和他们相见，穆斯塔法也在座。他们正在研究关于农田灌溉用水分配的问题。大概是有些人，其中包括一名委员会的委员，他

们不按规定时间，提前放水浇地。当时争论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谩骂。突然，穆斯塔法霍地站起来，吵闹声立即平息了。人们都洗耳恭听他的发言。他说遵守计划中规定的制度至关重要，否则事情就乱套了，混乱状况就会泛滥起来。特别是委员会的成员，应该成为别人效法的楷模。如果他们违犯法律，也应和别人一样受到惩罚。他发言完毕，大多数委员都颌首赞同，而那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也沉默不语了。穆斯塔法真是才辩超群，深孚众望。看来，他最有资格担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可能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人们就没有推举他。

*

*

*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惶惑不安的事情。麦哈鸠布邀请我去喝酒，我们正在促膝夜谈，穆斯塔法来找麦哈鸠布，谈一件关于农业计划的事。麦哈鸠布请他坐下，他推辞不坐，麦哈鸠布以休妻^①发誓，非要他坐不可。这时，我又看到他皱起了眉头，等他坐下来的时候，眉头一下子又舒展开了。麦哈鸠布递给他一杯酒，他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把酒接了过去，随手放在身边，没有喝。麦哈鸠布再次发誓，穆斯塔法才把酒喝了。我知道麦哈鸠布做事莽撞，本想劝阻他不要强人所难，因为很明显，穆斯塔法根本不愿就坐。但又一转念，我没有这样做。穆斯塔法无可奈何地喝下了第一杯酒，就象喝营养药似的，一饮而

① 阿拉伯人有时以休妻发誓，如果连说三声，那就一定要休掉，所以一般说两声时，对方就要满足其要求。

尽。当他饮第三杯时，他就喝得不那么快了，而一口一口地品尝滋味。这时他脸上的肌肉舒展开了，嘴角上的紧张表情不见了，两只眼睛变得比平时更加美丽、更加迷人了。随着酒意的变浓，他头部、前额和鼻子上的严肃表情，完全消失在他两眼和嘴角上的温柔之中了。穆斯塔法喝了第四杯、第五杯，这时不再需要别人劝酒了，可是麦哈姆布仍以休妻发誓劝酒。穆斯塔法把身躯埋在椅子里，两脚伸直，双手把住酒杯，两眼出神，我看他好似陷入无限的遐想之中。然后，突然听见他以清晰的声调、准确的发音，用英语朗诵起一首英国诗歌来。他朗诵的这首诗，后来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集中发现了：

法兰德兹的妇女们，
盼望着不再返回的亲人，
他们的脚步从没离开过码头，
但也不知何处去招幽魂。
她们的面容没有表情，
象垂死的人死气沉沉。
来来往往的火车啊，
再也不能给她们送来亲人。
他们长眠在战壕和街垒中，
长眠在泥土中。
长夜阴森，
时钟已敲过午夜一点，

这里，灯光昏暗，

这里，悲痛无尽。

随之，一声长叹。他的双手仍然紧把着酒杯，两眼出神，完全沉浸在内心深处的境界里了。

我可以对你们讲，如果是一个两眼喷火的魔鬼猛然从地下钻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被吓得那样失魂落魄。刹那间，恐怖好似梦魇一样攫住了我的心。我仿佛觉得，我们在此聚会的这些人，都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虚无缥缈的幻觉而已。我猛一下跳起来，冲到穆斯塔法跟前，对他大声喊道：“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呆滞的目光望着我，也许这目光既含轻蔑之意，又有不安之情吧！他用手一下子把我推开，一跃而起，昂首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出屋去，犹如一个机械人。当时，麦哈姆布正忙着和别人说笑，所以没有注意所发生的一切。

翌日，我到他的地里去，看见他埋头在一棵柠檬树周围刨地，穿着一条破旧的卡叽布短裤，一件齐膝的粗布衫，脸上有几点污泥。和往常一样，他很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他说：“这棵树有的枝子结柠檬，有的枝子结柑桔。”我故意用英语对他说：“怪事。”他惊奇地望着我说：“你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他笑着对我说：“是由于你长期旅居英国，使你把阿拉伯语忘了呢，还是因为你把我们看成是外国先生了呢？”我回答说，“可你呢？你昨天夜里用英语朗诵了一首诗。”

他的沉默使我很不耐烦，我便单刀直入地对他说：“不言自明，你是另一个人，不象你自称的那样。你最好对我讲实话。”他对我的话，竟无动于衷，只顾埋头刨地。刨完地，他才站起身，扑打扑打手上的泥土，目光避开我说：“我真不知道，昨天夜里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醉翁说话不受罚，即使我说了什么，也只不过是象睡梦中的呓语或病人说胡话一样，没有任何价值。我就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么个人，本地人谁都了解我，我就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什么也没有隐瞒。”

回到家里，我陷入了困惑。看来，穆斯塔法一定是有什么隐衷不愿透露。昨天夜里是我的两只耳朵听错了吗？他不是明明吟诵了一首英国诗吗？我没喝醉，也没打盹，啊！当时他坐在那里，两脚伸直，双手把着酒杯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差。我要不要对父亲讲呢？要不要对麦哈玛布说呢？会不会是在某个地方杀过一个什么人，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呢？也许是这样。怎样去探索他的隐私呢？大概他已失去记忆了吧！据说有的人在遭遇不幸之后，可能患“健忘症”。最后，我决定宽限两三天。如果他真的不来找我，我再另做打算。

没等多久，在那天的傍晚，穆斯塔法就找上门了。他看见父亲和我的两个兄弟也在，便说他想和我单独说句话。我便站起来跟他出去，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明天晚上你能否到我家来？我想和你谈谈。”回来，父亲问我他干什么来了，我说：“他要给我看看他在喀土穆的一块地产的地